

防奸反特小說

在大孤山上

朱 贊 平 著



4021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防奸反特小說

在大孤山上

朱贊平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瀋陽

節氣變化的可真快！半月前，大孤山的枯樹枝上，還掛着星星點點的白雪，可是，只不過落了幾場春雨，就把山上的青草澆起來了。

在山麓下，一片平川的地面上，出現了一大叢建築物：有高高的電塔、矮矮的機座、壞了的單軌和散佈的亂石……，所有這些，都靜悄悄的停放在草地上。

這正是修建我國第一座自動化選礦廠的工地。

傍黑的時候，在叢林上空，籠罩着一層煙霧；從煙霧遮蓋着的工棚裏，鑽出一個人來，看長相，不算出奇：從頭到腳，不過四尺高，偏偏還駝個背，這樣就更顯得矮小了。這個人，就是施工組長楊春喜。

楊春喜，是在頭年冬來到大孤山工地的。那時候，工地周圍，除了高山，就是冰雪，着眼一望冷清清的。一時，鬧得人沒住處，馬沒停蹄的地方，有些新來的工人，鬧情緒，想回家。相反的，楊春喜呢，一不鬧情緒，二不發牢騷，夜裏睡在飄雪的蓆棚子裏，他還覺得滿高興。至到今年開春，他被工長徐寶山，一手提拔為施工組長了。

楊春喜穿出樹林子，踏着密密麻麻的草棵，直奔山下向南的小舖。小舖的房子，緊靠路旁，是用秫秸紮蓋起來的，門前掛着紅幌子。楊春喜一拉門，就見徐寶山坐在桌前，身上穿一套積了很多油垢和灰塵的工作服，臉上蓬蓬亂亂的鬍鬚，幾乎連上了眉。

稍，正自斟自飲喝白酒哩。他順手把門關嚴，笑嘻嘻地說：“徐工長，你怎麼又喝酒啦？人家又該批評你啦！”徐寶山揚揚臉，粗聲粗氣地說：“嘿，改不了。”的確，這個喝酒的脾性，他是真的改不了。遠在三十年以前，徐寶山就丟開了家眷，一個人飄流在外，賣苦工，出大力，每逢不順氣的時候，就喝酒、耍錢。解放後，徐寶山有些變了，臉上的皺紋，一天比一天多起來，年歲一年比一年大；可是喝酒和暴躁的脾性，却沒有改變。

徐寶山搭拉着眼皮，不看就說：“春喜，喝點。”楊春喜躬躬腰，踮着腳尖，小心翼翼地坐下，他的眼光向肉箱子裏一掃，小鋪掌櫃的就明白了，立刻給添上了酒、肉。

徐寶山酒一喝多點，話就來啦：“春喜，打你來到工地，你掏良心話，我徐工長對你怎樣？”楊春喜翻翻眼皮，兩手從腰間慢慢放下來，一字一板地說：“多虧你徐工長啦！我做夢都忘不了。你想，我從小死了父母，如今，除了徐工長你，我還有啥親人哪！我也常在人前背後地誇你心眼好，對人厚道。”徐寶山咪咪一笑，說：“春喜，不單對你，我對誰也沒錯待過！”說到這裏，提高了嗓門：“比方對老黃吧，我也沒錯看他一眼呀！在去年冬修機械倉庫的時候，因為他吃苦能幹，我也在大會小會上表揚過他，在黑板報上，為他搞過名堂。那陣子，連我徐工長半個字也沒提呀！眼下呢，老黃當上了工長，把臉一變，總想教訓教訓別人！”說到這裏，氣的把酒杯使勁地墩了墩。

楊春喜欠欠身子，一邊重新斟酒，一邊支支吾吾地說：“徐工長，看你火頭挺高的，也不知我這話應說不應說？”徐寶山把眼皮一麻搭說：“嘿，有話就說嘛，怕啥！”楊春喜咂咂嘴，看樣子，好像話很難出口似的。

“哼！一碗水端平，咱就說句公道話吧！就拿老黃來說，徐工長，你都把心掏給他啦，可是他也沒把你放在眼裏呀！話得挑

明，老黃又有啥叫人服氣的？他就佩個榮軍牌子，一天到晚，在人羣裏橫挑鼻子豎挑眼的，處處儘想高人一頭。其實呢，他真是武大郎賣棉花——人軟貨輕，要麼沒麼。就這樣，他還在背地裏搞人哪！”徐寶山聽着楊春喜末尾一句，不禁吃了一驚：“搞誰？”楊春喜把事往回收收，含笑地說：“徐工長，我再說多啦，人家又說我是自由主義——小廣播啦。”徐寶山又氣又急，逼上一句：“說嘛！怕啥？”楊春喜也搭拉起眼皮，老半天不言一語，好像是在那裏打瞌睡；其實呢，他正是把要想說的話，放在肚裏轉圈圈哩。於是他輕聲說：“事是這樣：剛才我從工棚子裏來的時候，恰好遇見了李支書和老黃，他們正談你哪！……”楊春喜露了半截話，又這樣停下來。這回，可勾起了徐寶山的火頭，用手把桌子一拍，不是好聲地說：“別吞吞吐吐的，直說嘛！”楊春喜壓壓嗓門，把牙根一咬，湊到徐寶山耳邊說：“徐工長，反正是有青山就得有綠草，有了你我就有奔頭！爲了你，也就是爲了我，因這個，我不能把話憋在肚裏。哼！老黃告訴李支書，說你是個人主義者，有經

濟觀點，還準備
在明天思想整頓
會上，鬥你
哪！”徐寶山
心裏哪摺得



住這樣惱火的事，抬腿就往外走，楊春喜覺得事情不妙，便趕上一步，把徐寶山拉回來，低聲問：“徐工長，你這是幹啥？”徐寶山毫不顧忌地說：“我問問老黃去，誰抱他孩子跳井啦！”楊春喜攔住話頭，滿面陪笑地說：“徐工長，你這樣做，不叫我裏外不做人嗎？事得慢慢來，不能火性。”幾句軟話，把徐寶山說住了。

二

早晨，只見從山麓下一條毛毛道上，走過來一個人，個頭不算太高，但却很健壯！他的臉色油黑黑的發光，在他敞開的胸懷上，露出一簇胸毛，來人正是土建段黃工長。

黃工長名叫黃治國，可是誰也不經常提他名字，人們一開口，總是親親熱熱地叫他一聲“老黃”。

老黃自從一九五二年來到大孤山工地，一天到晚，腳不落地，總是幹東幹西，也不知道累。所以，在去年冬，他領導的小隊光榮地被評為“黃治國模範小隊”，那可是鐘在寺，聲在外，老黃的名聲遠揚了。說也奇怪，自打過完年，開了春之後，誰也不提老黃這個模範小隊了。話照話走，事對事來，也不知從誰嘴裏，吹出一股邪風，暗地裏說老黃當過偽鹽警，欺壓過鹽工；事可真像無頭的風，越來越大。

老黃雖然是個粗心人，但是對這件意外的事，也能瞄着一點底細，嘴不說心想：“邪氣壓不倒正氣，壞人總見不了天日！咱們碰上算。”

這時，老黃大步流星的朝工務段走來。

工務段的辦公室，正立在山脚下，是個偽滿遺留下來的二層樓，在外部牆上，有星星點點的槍眼，屋內有些灰黑，牆上塗着亂糟糟的粉筆字。

許多工人散散落落地坐在各處。徐寶山睜着兩隻帶有血絲

的眼睛，望着老黃走進來。楊春喜坐在徐寶山的對面，兩隻手不閒地搓着膝蓋，他那一副松鼠的眼窩裏，好像安上了一對澆油的滾珠，向各處轉動着。

不一會，段主任老高從橫桌前站起來。高主任也是個復員軍人，臉色黑紅，平常總喜歡穿一套褪了色的黃軍服，高高的個頭，到人羣裏，說呀笑呀，和和氣氣的。他望望大夥，說：“同志們，開會吧！”說着，他無意思地摸摸落滿灰塵的黃桌面，接下去：“大夥都知道，爲了給工地輸送電源，我們的綫路工程，明天就要彙審施工圖紙了。可是，我們基層幹部的思想整頓，一連幾天，還沒有結束。”於是，他盡量把聲音壓低些，“本來嘛，同志們到工地來，一晃一年了，誰也沒作過歷史交代，所以，外界人多嘴雜，都說我們是‘雜牌軍’，這就難聽了。……”

等高主任話音一落，大夥都鴉雀無聲了。驟然間，屋內一切都顯得緊張起來……。人們都不動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

徐寶山的眼睛，左轉右轉，轉到老黃的身上，氣頭一高，話就衝出口了：“高主任，我建議，今天老黃先開個頭吧！”高主任並沒有表示態度，然而老黃却站起來了，沒等說話，他眼圈就紅了：“好，我先說。我老黃從小就住在營口，當我記事的那年，爹娘就活活地餓死了。後來我跟着鄰居叔叔，到外鄉賣卯子工，黑天白日的熬苦。有一年，人都說鹽灘好，我就到八里鹽田做鹽工去了。想不到，鹽田就是閻王廟呀！至今，我還記得這麼一段：八里鹽田閻王廟，鹽工黑白不睡覺，鹽警兇惡無人性，鹽工血水鹽裏澆。嘿，那陣子，真把人熬苦死嘍！所以解放後，我就參軍了…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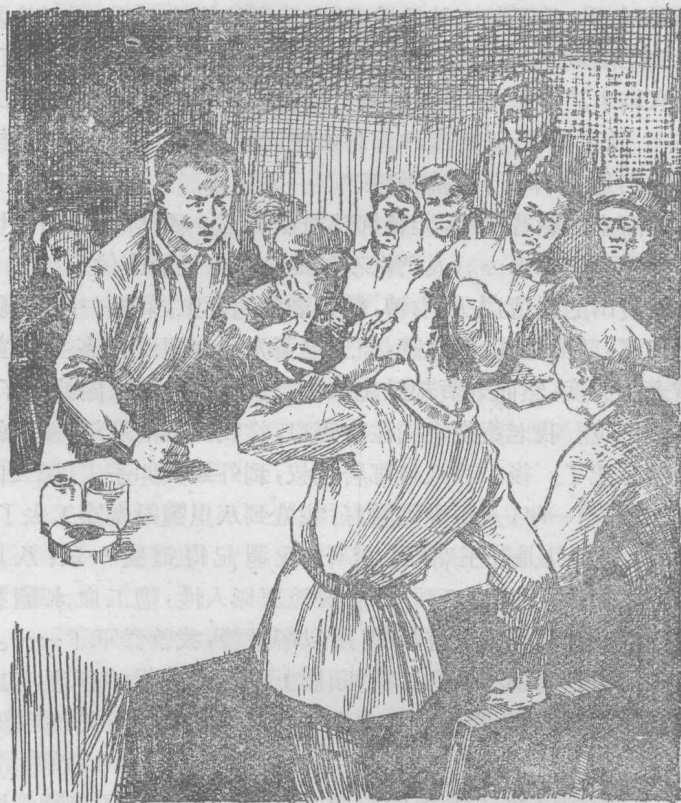
徐寶山越聽越不入耳，便劈頭攔上去說：“老黃，個人的苦處少說點，挑點關鍵的交代。比方你那件鹽警的襯衫，是從哪來的？”

老黃聽到這話，一陣氣的他頭上青筋直跳，汗珠子也隨着滾

下來，心想：“話不明，別有用意呀！”頃刻，在老黃面前；出現了一片陰暗的面影：那亮晃晃的腰刀，那金黃黃的肩章，那圓圓的帽頂，那，那是吃人不見血的鹽警呀！難道我有件襯衫，就犯了疑問？

一股強烈的鬥爭風暴，在老黃心裏滾動起來。

楊春喜看看局面，斜身站起來，插嘴道：“我看誰也不必冒火，都應當抱着治病救人的態度。咱們工段裏的人，誰不知道徐



工長是個砲筒子脾氣？有話就放！既然徐工長給老黃提出意見，就應當看到這是同志的幫助……。”別人都縮着脖梗，坐在那裏，不放聲。

青工郝山虎站起來。郝山虎和他爹是一樣的性格；他爹是郝老頭，在山上打更，對人非常誠實、耿直，從不說一句沒用的話，而郝山虎也正是這樣的人。郝山虎憤憤不平地說：

“話可不能往歪說，黃工長穿的襯衫，那是勝利品。請問，咱們光復以後，誰沒披上幾件黃衣裳！難道這都成問題？”

老黃氣的臉煞白，心怦怦直跳，直到散會，半句話也沒說。

三

天已經黑了。

老黃回到家裏，心好像被一堆無頭的亂麻攪纏住了。他想，徐寶山爲啥在今天會上提出那件襯衫呢？

本來老黃就是一個老實人，一遇着啥爲難遭窄的事，總是放在肚皮裏，前前後後地思慮，不向人說。就拿徐寶山提到的那件鹽警襯衫來說吧，他要是源源本本地說：“這是解放後，鹽灘工會救濟咱的。”這事不也就有個交代嘛！可是，他一生氣就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偏趕上，事情也真碰巧，在前幾天，工地黨支部，接到了一封黑信，密告老黃當過鹽警，今天徐寶山又正好提出了那件襯衫，真叫人摸不清……

這時，老黃越想越不對，覺得事情有來頭，不能再把話憋在肚裏了。他簡簡單單地吃完飯，便披上衣裳，拉開門，想去找高主任談談。當老黃剛走到樓梯口的時候，恰好高主任迎面來了。高主任像往常一樣，笑呵呵地拍着老黃的肩膀，一同走進屋子裏。

高主任輕輕地坐在老黃身旁，親熱地問：“老黃，徐寶山對

你提的意見，你有啥想法？”老黃停頓了半天，才說：“高主任，我正想找你研究哩！這幾天，有些事，叫人越想越奇怪。比如，徐寶山爲啥要提我那件襯衫？那是解放後鹽灘工會救濟咱的，他也能知道呀！……”

高主任習慣地吸了一口紙煙，平靜地說：“老黃，你別急呀，不能因爲一件襯衫，組織上把一個同志誤會了，你說是嗎？”老黃是個直性子人，心急地說：“關於襯衫的事，我到沒放在心上，經過了解，就會清楚了。可是，我就覺這件事有些來頭：從那說吧，徐寶山他怎能不了解我呢？去年冬，我跟他在一箇蓆棚子裏住過，在一起談過心，訴過苦，幹過活，別人不了解我，他還不了解嗎？……”

高主任望望天外的東山頭，轉轉身子，向老黃說：“他不懂，領導上對你是了解的！比方在去年冬天，你領着大夥冒着風雪，把山頭的機械倉庫修起來，那時候，小紅旗隨着你跑，誰不說你幹的衝！……”高主任說到這裏，似乎覺得老黃，並不喜歡聽這些鼓勵的話。於是，高主任很穩重地問一句：“你覺得方才的事，有甚麼來由？”老黃遲疑一會，說：“這些天，徐寶山和楊春喜，常在小舖裏，一起吃啊喝啊，嘀嘀咕咕不知談些什麼，看樣子，像對我有意見；有意見應當交換開，不能拿政治問題開玩笑呀！”

高主任在那聚精會神地聽着，好像對老黃的每一句話，都發生了最大的興趣。最後，高主任啓示地說：“聽來，這都是些現象問題，但是，雖然是現象問題，我們也得注意呀！只有從人們日常的現象中，我們才會分析到誰和誰有甚麼意見，誰是哪種人。……”隨後，高主任又隨便地交談了幾句，才走開。

這時，已經夜深人靜了。在大孤山層層連綿的山嶺上，再聽不見風吹草動的聲音，靜得好像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曠野。滿天的星星，一顆連着一顆，排擠在山頭高峯的上空。

然而老黃並沒有睡覺，躺在床上，瞪着兩隻眼睛，使他想起了去年冬天的事：地主楊福財是營口人，去年大孤山招工的時侯，他乘機混進了工地，鬼充人樣，積極起來。當年終評模受獎時，楊福財假報功績，被老黃發現就告訴了徐寶山。徐寶山沒過耳，反過來對老黃說：“段裏的事，段裏處理，別瞎嚷嚷！”當時老黃覺着不對勁，就轉告工地領導了……

想到這裏，老黃自語地說：“老徐，難道我向領導上揭發的不對嗎？難道爲了這個，你就拿我當敵人看？”

老黃想了一夜，也沒想通！

四

早晨，在半個天上，升起一片燦爛的紅霞。遠近山上的野果樹、楊柳樹、青槐樹……迎着晨風展開了翠綠的枝葉，很是招人喜愛。

從工程技術組辦公室敞開的窗口，向窗外滾出一縷縷煙絲，在空氣中慢慢飄散了。屋內的磚地上，丟滿了紙煙頭，糖果皮，看樣子，好像有人在這裏通宵過夜了。是的！昨夜，工地主任、工程師和段主任，在這裏冒夜彙審了綫路圖紙，今天一早，又接連召集春季施工會議。參加會的，有土建段的各個工長、組長和一些積極分子。當然老黃也在座。

靠着老黃身旁坐着的，是肥頭大耳的侯施工員。因爲他塊頭大，所以看起來，簡直像塞在椅空裏似的。大概他是被擠得太緊了，才立身抖動一下，然後仍然塞在那兒，用手托着肥下頰，傾聽着陳工程師的話。

陳工程師熬夜把眼睛熬紅了，但是還很精神。他那個細長的手尖，不時的在圖紙上輕輕地飛舞着。他已經講了許多施工的事情，這時，他繼續說道：

“……這條長達四十餘里的綫路工程，任務是很艱鉅的！因為在這條綫路工程上，要穿過五十幾座山頭，和六十幾道大嶺，以及一些淤泥的河溝。同時，在山頭上所挖的電塔基礎，全部是硬化石，其中需要爆破。”說到這裏，陳工程師猛然地抬起頭來，望望大夥的臉，接下說：“困難還不在這裏，最主要的困難是：水量、材料運輸問題。因為山路遠，綫路長，另外在山與山之間，全是老鄉種起的青草大田。這樣一來，也就會把我們的運輸路綫堵塞了，那就只好繞着山道走，無論如何，要保證材料的供應，不然的話，會影響我們的工期。”

侯施工員，好不容易盼着陳工程師的話音落了，他趕快打掃下噪門，補充道：“陳工程師，運輸是有困難，不過，任務在我身上，它就是火焰山，我也叫它發出水來！”聽這話的人，肚皮真得厚點，不然得被他吹漏了。

李支書自然地笑了笑，很和氣地說：“老侯啊！你是個有經驗的人；不過做事得要有底呀！”

“支書，我這話太不謙虛了。……”侯施工員嘿嘿一笑，就勢下了台。

.....

天一黑，工地便召開了開工動員會。工人們，像潮水一樣地擁擠在俱樂部門口，每個人的心裏，都像偷偷地揣上了一台戰鼓，時時鼓起自己戰鬥的勇氣。

楊春喜新剪的頭髮，滿臉刮的紫青，匆匆忙忙走進了會場。他今晚比往日更加活躍了，扯個嗓子滿場飛，喊這個叫那個的。

郝山虎從中捅咕一下老黃，說：

“黃工長，瞧，人家楊春喜代表工段挑戰啦，咱不應戰嗎？”

“先叫他們挑吧！”老黃沉思地說。

頃刻間，大夥的心情，被挑戰、應戰的聲音抓去了。尤其是

楊春喜的那張挑戰書，是用紅紙黑字寫的，在人羣裏，可真耀眼。看吧！這一股新的工作情緒，怎能不激動起如龍似虎的老黃呢？偏偏，在這個時候，老黃想起了別人說的風言風語，使他的心，像被一塊沉石壓住了，一時感覺到自己好像是犯了甚麼錯誤；而這種錯誤，連他自己也摸不清。他渾身在劇烈地抖動着！但是，不知哪一股力量，使他竭力抑止住心頭的火氣，他很有信心地對自己說：“好，咱們活上見吧！”他的心底裏的聲音，隨着寂靜的黑夜，慢慢平息下來。

會一散，楊春喜又把徐寶山拖進小鋪來。

楊春喜滿滿斟上一盅酒，恭恭敬敬地捧到徐寶山的嘴邊上，歡笑地說：“徐工長，高高興興多喝點。”徐寶山正正身子，把兩隻腳支在凳子上，埋頭就喝。

楊春喜看徐寶山喝的挺順心，不由得嘻嘻一笑，說：“哎，方才在過路上，你對侯施工員提我做甚麼？”徐寶山心不在焉地說：“沒啥，關於管理材料的事。”楊春喜忙問道：“管材料，還用得着我？”徐寶山解釋說：“事情是這樣，大孤山年年春天漲洪水，去年春天，山下的木材，就被水沖走了一大半，國家財產受損失不說，叫咱們大瞪兩眼不能動工！今春呢，侯施工員提議，叫在段裏設幾個兼管材料的同志，我把你推薦上去啦！”

楊春喜說：“對啊！大孤山地勢窪，靠山頭的兩條峽口，每逢四五月，都要爆發洪水，這真是一個災患！”說到這裏，楊春喜表現出一副很謙虛的樣子，接下說：“我看像這麼大的事，還得徐工長你親自擔當。怎麼說，我還缺少經驗哪！”徐寶山揮揮手，笑着說：“哪裏話？你能寫會算的，行啊！”

徐寶山喝的鼻尖冒汗，一抬屁股走了。

五

在羣山圍抱的山嶺上，連連搭起了數十座的綠色帳篷。每個山頭上，陰暗的溝道裏，都日夜響起了勞動歌聲。

這些天，工人們白天踩着燙腳的岩石，晚上就得和山上泥水打交道，大夥爲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，都是這樣不辭辛苦地戰鬥着！

將近午休的時候，太陽像盆熱火似的，烤的人渾身冒油。山嶺上一片密密的叢林，像半面高大的綠牆一樣，擋的一點風絲都透不過來。

午休時間到了。工人們一窩蜂似的，從石方基礎裏跳上來，個個身上，都滾滿了汗泥。老黃披着汗衫走上來，全身上下，乍眼一看，像水澆似的，頭髮也被汗水捲成了縷。他解下脖子上的手巾，朝胸前一擦，那手巾上的汗水，就嘩嘩地往下直淌！“娘的！哪來這些汗？”老黃邊說，邊走進樹蔭底下歇着了。

這些天，老黃大刀闊斧地幹活，累的圓臉拉長了。隨着老黃來的工人，有的下山到小河裏洗澡，有的坐下抽煙。

山裏的醫務員小白，直挺挺地站在山頭上，手扶着樹幹，向河邊大聲地喊道：“郝山虎，小劉……，你們手脚上有傷口，怎麼還不洗洗澡哪？”郝山虎和小劉，嘿嘿一笑，順流游跑了。

氣的小白一扭頭，甩甩辮子，迎着山頭跑下來，喊道：“黃工長，你段工友受傷爲啥不上藥啊？”老黃笑呵呵地應聲道：“那你就動催着點。”

“勤催着點？把我的嘴都磨爛了，大夥還是不聽，叫我咋辦？”小白滿嘴叨叨咕咕地走過來，“要是這樣，叫我醫務員上山幹啥？”老黃從草棵上蹲起來，忙說：“小白，別急呀！我叫大夥上藥就是啦。”小白揚揚紅彤彤地圓臉，埋怨道：“前天，郝山虎一錘子把手砸傷了，我急三忙四地跳下坑，要給他上藥；他可好，看我來啦，一別頭，抓把土，往手上一拍說：‘小白！血止啦！你快

回去，別耽誤我們幹活，等我有時間，再到貴院串門。’你瞧，這叫啥話？”老黃哈哈地笑起來，用手一指：“小白，坐下吧！”小白把裙子一撩，剛要坐下，就發現老黃的左脚，也被岩石砸傷了一寸長的血口，腳面上的血水，已經乾涸了。小白瞪起兩隻水冷冷的眼睛，對着老黃，理直氣壯地說：“好啊！怪不得工人不上藥，還是你黃工長領頭啊！”說完，小白噗哧一聲笑了，打開藥包，就要給老黃上藥。

老黃覺得過意不去，急忙道歉說：“嘿，這是輕傷，不值得麻煩你，再說，活忙的團團轉，也就顧不上看了。”小白不客氣地反駁道：“嗨！又講客觀啦！誰還能把病藏在肚裏呢？”

“對啊！哪有有病藏在肚裏的呢？”想不到小白這一句話勾起老黃的心事來：這些天，風言風語聽到的更多了，有人說，老黃既然有問題，就沒有當工長的資格……。這些奇怪的流言，似乎經過一番組織，淨單單傳在老黃的耳朵裏。

老黃每一想起這令人奇怪的事情，多半是在日落黃昏的時候，他坐在濕漉漉的帳篷門口，望着望不盡的山嶺，望着山下藍澄澄的河流……

小白正在給老黃上藥呢，突然發現老黃的眼圈紅了，她担心地問：“黃工長，怎麼，傷口疼啦？我手輕點。”說話間，只見楊春喜從山後樹林子裏鑽出來，滾動着兩隻松鼠眼睛，興致沖沖地喊道：“老黃，歇着啦！”老黃聞聲，轉過頭去，回喊道：“啊！老楊，來坐會。”楊春喜躬腰走過來。

小白給老黃上完藥，隨後收拾收拾走了。楊春喜湊近老黃的耳邊，親近地說：“老黃，聽說你最近挺不順心的，是嗎？”一連問了幾句，看老黃不準備回答他，就放低了聲音說：“也不知爲啥，自打開完了思想整頓會，有些人，背後總愛談你……。有時，爲這個，我都替你感到委屈。可是，細想想，共產黨也不會斷錯

事啊？鬧到現在，上級都對你有看法啦！……”老黃一聽，覺得這話裏有問題，不是好聲地問道：“老楊，上級對我有啥看法？”楊春喜覺得有些失言，便趕忙陪笑說：“這話就不能直說了。嘿嘿，我這是幾句淡話，只不過盡盡心就是了。”楊春喜說完就想走，老黃哪肯容他。本來，楊春喜兩面三刀的做法，老黃越來越看的清楚了。

楊春喜爬起來剛邁一步，就被老黃揪住了，他壓着火氣問道：“老楊，你不要把話放在狗肚子裏，快說，上級對我有啥看法？”楊春喜顯得有些慌張，遲遲疑疑地說：“老黃，你這是幹啥？要打人怎的！……”老黃緊盯着楊春喜，說：“今天你說不出來，就是你造謠！”楊春喜被這句話刺疼了，虛虛地說：“老黃，你可不能這樣血口噴人哪！”說着，便掙開老黃的手，壯壯胆量，說一句：“老黃，這是共產黨的天下，你隨便誣罵人行嗎？”脫空，一陣風地跑了。

老黃，目不轉睛的，直盯着楊春喜那個駝起的難看的背影。

六

那天傍晚，大塊的雲彩，越來越密，黑鴉鴉地遮蓋了山頭。不一會工夫，就稀稀落落地下了小雨。

想不到老黃媳婦挾床狗皮褥子，冒着雨趕了一二十里，上山來看老黃。她一看見老黃，就很擔心地問：“小他爹！你怎麼還這樣出大力地幹呢？人家工地領導，說你歷史有問題……”老黃一聽，吃驚地問：“這又是誰說的？”老黃媳婦說：“昨個楊春喜到家裏來，話裏話外，叫我勸勸你，最好挪挪窩，何苦在這受夾板氣！人倒是一片好心，怕咱吃虧。”老黃有些急躁地說：“咱可不能喪良心啊！你忘啦？去年春三月，營口海水出潮了，咱家的房子，也被水淹啦，那陣子，要不叫共產黨從水裏把咱們救出來，分

給我們房子，我們能活到今天啊！你放心吧，共產黨是不會冤枉好人的！”老黃說到這裏，想起來白天的事，把話音頓一頓，警惕地問道：“楊春喜還說啥沒有？”老黃媳婦想了想，說：“他還說徐寶山和你叫上勁啦，有你沒他！”“別信他的鬼話！”老黃說。可這一樁一樁的事情，却又不由地使他思慮起來，最後說：“他娘，天晚啦，山上不准留人，你快回去吧！”

老黃剛把媳婦送下山，正想把這些情況彙報給組織去，突然發現從北道嶺迷濛的雨霧中，翻過來三個人，全身都被細雨淋濕了。這三個人是李支書，陳工程師和高主任，他們剛由綫路上回來。

李支書舒展一下肩膀，隨後朝前山瀉出一道昏黃燈光的帳篷說：“高主任，誰在帳篷裏？”

“黃治國，他在山上看工具。”高主任回答着。

李支書腿快，咕咚咕咚地蹣過泥水，頭一個趕到帳篷口，迎頭歡笑地說：“黃治國，你辛苦了。”老黃抬頭一望，驚喜地說：“李支書來啦！”

“走吧！到帳篷裏落腳，吃點東西，好趕路。”李支書招呼大夥，一同鑽進帳篷裏。“哎呀！山水太多啦，地這麼潮，黃治國，你夜裏住這能行嗎？”

“嘿，慣啦！”老黃一邊答話，一邊用手撥撥燈捻，使火心跳得高高的。陳工程師和高主任，脫下濕淋淋的衣裳，隨後打開裝滿食物的揹包，從裏掏出饅頭和牛肉盒，說：“支書，來吃吧！”

“你們先吃，我得和黃治國嘮嘮。”李支書說着，便和老黃坐下來，說：“黃治國，怎樣？有啥問題想談談嗎？”本來，老黃想說的話，真得架車拉，可是，一見李支書，倒不知話從哪裏說好。他尋思一會，氣憤地說：“前幾天，我就想向你彙報個情況，後來覺得沒有把握，就沒敢說。可是，今天我應當說……”老黃習慣地